



竺摩長老



著作：地藏菩薩本願經講話 在澳門佛學社講

第一章：講述的微誠

地藏經在我國流行之盛，其情形可與金剛、彌陀、法華三經相提並論。所以在近代中國講經法師群中，盛行著講「四部頭」的術語。所謂「四部頭」，即上面所舉的四部經；能講得這四部經的，自然贏得法師這個銜頭了。因此，學講「四部頭」幾乎也成了今日學做法師的「登龍術」！話雖如此說，這四部經所以能夠這樣盛行，亦自有其原因：彌陀和地藏，與此土眾生緣力殊勝，所以二經特別流行。法華自智者大師在大蘇山妙悟後，扶微發隱，唱為純圓獨妙；金剛自六祖得法黃梅，代替了禪宗傳佛心印的楞伽經；這都是二經在後世暢行無阻的原因。如果沒有這些內在的因素，即使你以此為學做法師的「登龍術」，恐怕也難得給你學得成功，或學成而變為「屠龍術」了。佛法的升華，表現在智、悲、願、行四個字上。文殊的大智，觀音的大悲，地藏的大願，普賢的大行，正足以代表全盤佛法的升華；而地藏菩薩在眾生

2

界中精勤苦幹，不辭勞瘁，尤足以傳達了釋尊面對現實，克服困難的無畏精神。故在這裡，很想一掬微誠，先來說一點地藏菩薩與地藏經的好處，亦見得我們為何要講頌本經的微意。

第一節：偉大的精神需要學習

地藏菩薩在釋迦佛法中，是代表大願的實踐者；從這實踐的大願中，可以見到菩薩救度眾生的精神，也可以認識佛陀說法救世的事業。通常談學佛的三個步驟，是信、願、行；而以願為中心。大論云：「莊嚴佛界事大，獨行功德不能成故，要須願力！譬如牛力，雖能挽車，要須御者，能有所至；淨世界願亦復如是，福德如牛，願如御者」。有信無願，行而不知所趣，故學佛之人，必須立願，諸佛因地，莫不有願，除了二乘人的灰心悞智，其他大乘行者都憑願力而趣向菩提，莊嚴佛果的。今日學佛的人，亦莫不有願，而多願生淨土，消極的情意頗為濃厚；至於本師釋尊生於此濁世，調伏剛強眾生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的精神，反而被忽略，被遺棄！現在本經中所講的地藏菩薩，却特別重視此種精神，有「我不

入地狱，谁入地狱」的无畏毅力！地藏十轮经序品云：「我今学世尊，发如是大愿，当於此秽土，得无上菩提」！这种精神与振作今日佛教的衰颓，及在现实唯物的科学世界里，都是很需要的，我们有加以重视及提倡、学习的必要。

第二节：切苦的法语今日用得著

诸佛随机说法，应病与药，故其方法手段，种种不同：有的世界以光明色相代口说，众生见相，便能得益；有的世界，以香气香饭做佛事，众生闻香即可悟道；有的世界以擎拳合掌，扬眉瞬目，拈花微笑，语默动静；乃至如我国黄蘗的棒，临济的喝，天龙的竖指，黄梅的顿杖，都可以代替说法而做大佛事。这都是因为人的根性利钝不同，故得道迟速亦异：钝根的直说横说，说了又说，他都不懂；利根的只需扬眉瞬目，他便领会。好如良马儿鞭影而驰，与驽马的拖拉不进大不相同了。现在地藏经里，佛观此世界众生根性不驯，刚强难伏，故用苦切语，极恶辣语来替代妙法；因这些广造五逆十恶的众生，肆无忌惮，刚愎自用，若对他们说好话，一世也不会听你的，那只好用苦切语，粗恶语，呵责的语气同他们说：「此是地狱，此是地狱报；此是饿鬼，此是饿鬼报；此是畜生，此是畜生报；乃至此是诸难处！是愚人生处」！都是极言三途苦事、苦切、苦报，欲以感化一般凶狠顽强，妄作妄为的劣根性者。经云：「譬如象马，龙不调，加诸楚毒，乃至彻骨，然後调伏」。十轮经云：「五浊恶世众生刚强难化，故我世尊隐其无量自在之力，为说刚强苦切之语」。而且不但所说话恶，所示之土亦恶，如今五浊恶世，砂砾荆棘，污秽不平，正表示不但以苦切语来感悟刚

4

强顽劣的众生，且以浊恶土来威慑之，折伏之，使他们由此厌污欣净，修习庄严佛土的胜业。今日仁道不张，淳风扫地，人心险恶，达於沸点，有心之士，尝思以佛法拯济之；然佛法博大精深，浩如烟海，法相繁[臣贵]，法性玄微，智者说食，愚人 不饱，倒不如本经用刚强苦切的三言两语，刺其心肺，如晨钟暮鼓，发人深省。所以对一般社会的化导，这个法门还是用得著的，需要推行的。何况本经广说因果报应之事，又足以激砺末俗，以补社会道德法律之不足呢！

第三节：推行孝道可以和睦人群

孝道在我国，原为固有的美德，素为我国人民所重视。如「百行孝为先」，「忠孝节义」，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」，在我国固有的道德，都把孝字列在重要地位；但时至今日，人思诡变，那些际会风云炙手可热的前进人物，往往把孝行视为旧礼教中的封建思想，予以轻视，甚至废弃。实则天地大德曰生，生者莫不有其本；倘把「生我者父母」的根本恩德都忘记了，或否定了，那所谓二十世纪刷新知识的文明

人物，与愚蠢未开化的野蛮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呢？现在且撇开孝字，来讲忠字。忠是忠君，封建思想看来更为浓厚；但在一般新人物，对忠于君，忠于帝国，或忠于主子，固然反对，若忠于它的党，他的主义，他管辖下的人民??即做人民的公仆，则一律认为是公德，并不加以反对。这样再来反观孝的思想，他们认为封建的，或者是指那些只孝一人的父母，换言之，即孝自己个人的父母，若孝多人的父母，或孝於大众，以大众来做自己的父母，我看他们亦无什么反对的理由？如果这推测是对的，那么佛教所言的孝，正可适应这种需求。因佛教的孝，不但孝一己的父母，更要孝一切众生。佛教认为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自己的父母，我们应该为众生服务，向众生报恩。故本经中说地藏大士要度尽众生，方成佛道，便是这种孝义。世界之乱，乱於野蛮好斗；家庭之坏，坏在无礼失德。故能重视孝道，从狭义的孝以孝自己的父母，先使家庭和乐；再从广义的孝以孝一切人类，大家互相孝敬，使大家在爱敬和睦中过生活，那末自家庭以至社会，世界，都可走上宁静和悦的道路：「世界和平」这个漂亮名词，也不至於永远是一种理想。

第四节：学佛在行不光是说的

佛学，要学佛的福和慧。慧，是在多闻熏习，如理作意，如法思惟中得来的；福，是从广修善行中得来的。今人爱好修福者，每多轻视修慧，把多看佛经，多写佛学文章宣传佛法，都评为「文字障」；而黠慧聪利者，往往又撇弃修福，认为修福是愚夫愚妇的事，每每「嗤之以鼻」！这都有偏差，不算正见！今地藏经为一般人说法，亦多说积善培福之事，地藏大士就是一个标准修福的行者，他在经中说到他的福相庄严，就是从多劫度生修福中培植得来的。

6

从佛教眼光看来，修福的类型亦有不同：如凡夫人认为一切都是实有，故一修福，即贪著其身；二乘人知身虚幻而厌弃，灰心氓智，什么利人培福的事，他都敬谢不顾了；菩萨人则不同，虽知人生如梦，现实如幻，而不妨普为大众，广修福德，以庄严他的身土。但在这里应要注意的，即因凡夫修福贪身爱果，故诸经中多斥之为人天有漏的福报，是不彻底不究竟的，叫学佛的人不要希罕它！然能解空理而深染空境的人，往往亦轻修福，以诵经礼佛等为多事，或讥为消极无用。殊不知在研经说理之暇，能以余力修习福行，那是最好不过的，正是庄严身土的基本工作。故知善学大乘空理的固不当如凡夫之贪著和二乘之厌弃，尤不可一言福报，即讥为人天小果，认为不足取法。须知人天善福，为出世阶梯，没有基础，如何能建空中楼阁呢？故地藏十轮经卷九云：「若但发心发誓愿力，不由修行十善业道能得菩提般涅槃者，然无是事；所以者何？十善业道是世出世殊胜果报功德根本」。又说：「若不修行十善业道，设经十方佛土微尘数劫自号大乘，或说或听，或但发心，或发誓愿，终不能证菩提涅槃，亦不令他脱生死苦」！所以有时代意识者，说修学佛法，应从「人乘正法」做起，则本经所讲积善培福之行，亦恰可

以适应这种需求了。

第五节：诚信受持必能获得实用

佛法与普通一般宗教哲学不同的地方，是在佛教乃从果说因，而一般宗教哲学是由因说果。佛从自己实证的果地说出自己的亲历经验，只要大家循此路径善修胜因，便可保证你由因至果，达到佛位；而一般搞宗教哲学的人，自己还没有亲证其境，光是在理想的因中模拟将来的结果，根本还没有亲身体验过，所以那个理想中的目标究竟好不好，对不对，是否可以达到，自己亦毫无把握，若要实行起来，便会感到太渺茫了！佛法则不然，若能如说实践，便可获得验证的实效；此即为佛法的特异点，否则佛法与世法便无从区别。现在不讲别的，只讲这地藏经，古来因读诵、受持、供养、礼拜而获得实际受用的人，真不知有多少？在宋人所撰的「地藏灵验记」等，都可获得确凿的证据。平常说：「百闻不如一见」；我们对许多灵迹如有怀疑，不能信受，自己最好能死心踏地做一堤实验工夫，见到个中真相，即使不需人说，自己也会起信，真如石琦大师说的「把手牵君行不得，为人自肯乃方亲」。讲者平时对这些因果报应以及什么菩萨灵验的事迹，向来亦都淡然视之，漠不经意；但自从读地藏经得到感应，始改变观念，忏悔自新，对佛法说的因果事理，终不敢马虎。现在就从这微诚中来写这部讲话，献给我：南无本师地藏和尚！算是我图报菩萨的恩德於万一了。